



太平突围战

孙厚德

四班长身材魁威、虎背熊腰，五大三粗，他端着打光了子弹的步枪，横扫竖劈，一口气干掉了七个日军，杀开一条血路，退到墓地后面的一个苇湾里。因正是寒冬腊月，这苇湾里的水已冻得很厚实，在冰上面稀拉拉地还露着一些苇子，几十个日军把苇湾团团围住，一步步向苇湾中间逼来，企图活捉四班长。等到日军逼近他身边的时候，四班长手中的刺刀又挥舞起来，忽左忽右，忽前忽后，点谁谁伤，刺谁谁死。因人自幼练着武功，此时施展开来以一当十，使得逼近他的日军个个胆战心惊。日军见四班长勇猛过人，便打消了活捉的念头，一齐举枪射击，使四班长双腿中弹倒在冰上。趁此机会，日军的四、五把刺刀向他戳来，四班长坐在冰上，右手奋力一个刺刀横扫，拨开了日军的刺刀，尔后，用左手用刺刀对准自己的咽喉扎了进去，四班不甘心被日军生俘，更不愿死在日军的刺刀下，最终选择了为中华民族自我捐躯的英雄壮举而当场壮烈牺牲！这股日军占领了墓地以后，又立即从侧翼进攻我土丘阵地，使得一连连和赵义昌带领的两个排腹背受敌，情况十分危急。

于此同时，坚守在村西南刘大屯村的三连，坚守在村西北的平禹县大队，以及由龙书金司令员，曾旭清政委和徐尚武副司令率领的坚守在村东南的二连，与日军作战同样十分激烈。有时日军已经逼近阵地，又被我军打退，有时日军已经占领了阵地，又被我军夺回，我军伤亡渐趋严重，处境也更加艰难。

不一会，风停雪止，夜幕降临了，龙书金司令员、曾旭情政委和徐尚武副司令员三位首长认为突围的时机已到，便派警卫员王贤忠传令各阵地，要求各阵地的务必坚持最后几分钟，顶住日军的进攻。接着又派警卫员进村通知黄河支队，立即保护着分区机关人员和逃难群众，从村南突围黄河支队接到命令后，火速将分区机关人员和逃难群众夹在中间，往村南突围。黄河支队将所有机枪集中起来分成两组，一组在队伍前开路，另一组在队伍尾部掩护突围。这时，日军发现我军开始突围，慌忙分兵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堵截我突围部队，黄河支队以锐不当的凌厉攻势，奋力杀出一条血路，突出重围后，径直向南转移。

我分区基干营和平禹县大队拼命拖住日军掩护黄河支队带领分区机关人员和逃难群众突围，但日军除了继续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上向我军阵地进攻之外，又分出一支部队尾追我突围部队，我突围部队因为夹带着老弱病残的逃难群众，行走速

二、早期人类活动的遗迹

太平,作为黄河冲击平原的一块沃土,很早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根据现代考古学研究,早在4000多年前,先民们在此生产生活,并留下了显著遗迹。

（一）邙家遗址

在济太路与谢胡路十字路口南300米路东,也就是太平街道办邙家村西南200米处,有一处古代文化遗址,即邙家遗址。

邙家遗址南北长138米,东西宽122米,面积16836平方米。遗址部分呈台状,最高点达4米。1979年,考古人员曾于此试掘探沟,发掘出的文物有灰陶三足盘(残)、浅褐陶器之鬲形足及石铲、石刀等。断代为龙山文化遗址。

龙山文化,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属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首次发现于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县龙山镇(今属章丘区)而得名。经放射性碳素断代并校正,年代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距今4000年前),为汉族先民创造的远古文明。

从邙家到龙山,直线距离三十五公里左右。遥想那个时代,这两地的先民是否也互有往来,肯定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当然,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越过细水柔沙的漯(音là,远古时期,该地区的一条河流)河和烟波浩淼的济水,既需要智慧也需要技能,而正是这种智慧与技能的发展进步,才使得我们的先民创造出了在当时的地球上并列顶尖的先进文化。

龙山文化时期,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有许许多多的文化遗存,邙家遗址一带的先民是同时期无数先民的一支。根据考古研究,当时的人们大量使用石器、骨器和蚌器等,他们以农业为主而兼营狩猎、打渔、蓄养牲畜。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文化特征是陶器的制作与使用。在那个时代,陶器的制造已经有了惊人的水平,由于使用轮制技术,因而外型规整,器壁厚薄均匀,产量、质量较之以前都有很大提高。

因地域不同,不同地方的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了不同

度大受影响,只能在刚下过雪的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南缓慢行走。不一会,日军追赶上来了,但由于遭到我队尾机枪的火力阻击,日军一时不敢靠拢,于是便拉开了一段距离,日军看着雪地上的脚印,不紧不慢的追赶。行不远,很快我军就到了徒骇河北岩,只见河水都结成了厚厚的冰。河岩两边的斜坡,本就很陡峭,又加上压在斜坡上的积雪都冰结了,斜坡的表面上滑溜溜的就像玻璃一样光滑。

我突围部队到了徒骇河北岸,知道若是沿着河堤走,无论向东还是向西,都很难摆脱日军的追赶,于是便从北岸艰难的爬向河堤后,顺着河堤南坡溜到河里,在冰上歪歪斜斜地朝南岸奔跑。我军到了南岸后,便顺着斜坡往上爬,因为太滑,不少人爬上一半,又滑了下来,尤其是老弱病残的群众,简直无法向上爬,战士们顶着北岸射来的子弹,拼命把逃难的群众全部扶上了南岸。这时,河面上已躺着不少我军牺牲的尸体,他们的鲜血染红了白雪,融化了冰面,也激励我军前进的步伐。突围的黄河支队的战士们全部上了南岸以后,立即将机枪一字形排开,防止日军继续尾追,日军见我方突围的人员已全部隐入徒骇河大堤的南面,进入低洼的田地里,而且在南大堤上早已一字形摆好机枪等待日军的尾追。日军又不敢冒着生命的危险过河,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我黄河支队和逃难的群众全部突围出击。

军分区机关人员和逃难的群众在黄河支队的掩护下,虽然突围到了徒骇河南岸,脱离了险境,但龙书金司令员、曾旭清政委徐尚武副司令员和基干营等部队仍被日军困在王家楼子村,而且剩下的人数已经不多了,坚守在村西南刘大屯村的三连和坚守在村西北的平禹县大队,除少数人突围出去以外,其余战士全部阵亡,坚守在村东南的龙书金司令员、曾旭情政委、徐尚武副司令员和二连,也只剩下少数几个人,坚守在村北土兵周围一连的两个排,只剩下三个人,但他们都仍坚持顽强地和日军进行殊死的战斗。

在村北土丘阵地上剩下的三个人中,一个是一连连长赵义昌,一个是班长李光谛,另一个是机枪射

手,这个机枪手的左臂刚被炮弹炸断,他用右手拾起一根被子弹击落的柳条,在自己牙齿的协助下,将伤臂扎紧,继续抱起机枪扫射。不久机枪的枪管被炮弹炸弯了,他见身边有一挺自己的战友牺牲后遗留下来的一挺机枪,便挣扎着再用这挺机枪扫射,就在这个时候,日军的一发炮弹打了过来,正落在他的身旁,这个机枪手就这样阵亡在阵地上,被打的浑身受伤多处的李光谛班长,这时早已成了一个活生生的血人,当他的机枪打光了子弹的时候,他已无力转身去拿战友遗留下来的那挺机枪继续打击日军,他便趴在雪地上,挣扎着将自己使用的机枪零部件全部拆卸下来,再用手扒开已经冻结了积雪,将机枪零部件埋在雪里,然后趁着自己还有一口气,使劲抽出别在腰间的手榴弹,用小拇指勾住引火线,拉出了引火线,和冲上来的日军一起同归于尽,李班长就这样用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壮烈牺牲在阵地上。

土丘周围已完全听不到战斗的枪声,唯一活着的一连连长赵义昌,也已身中数弹,昏倒在雪地上,日军见这个极难对付的八路倒在地上,还以为是诈死,唯恐受到突然袭击,日军久久不敢接近他。隔了一会,日军才慢慢的走过来,见赵长身上盖着一层厚厚的积雪,由于是数九腊月,赵连长脸上的积雪却没有化开,日军这才放心,确信赵连长已死。但是,这群野兽对眼前的这位八路还是不肯放过,因为日军死在这位八路军的枪枪下的实在太多了。当这批日军撤进来的时候,还用皮靴在赵连长的头部狠狠的踢了几脚。赵连长因为流血过多,在昏迷性休克出现后不久,又苏醒过来,赵连长醒后硬挣扎着爬起来,用臂肘、膝盖撑着身子,以惊人的毅力向正北方爬行,爬不动了就暂时喘息一会再往前爬,一直爬到下半夜,终于爬到了一个村子里,被一位好心的老大娘接到家里掩护起来,经过这位大娘的精心照顾和调养,终于恢复了健康,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解放后,成了部队的一名高级指挥员。

在我军阵地相继大部失陷以后,仅存的村东南的枣树林阵地上,还响着断断续续的枪声。坚守在这里的龙书金司令、曾旭清政委和徐尚武副司令仍

太平盛世话太平

周新民

颜色和质地的陶器。章丘龙山镇的遗址中以黑陶为主,也有少量的灰陶,而在邙家遗址的挖掘中,则以灰陶为主,另有褐陶残片以及石铲、石刀等。

2007年5月,科学家们根据对龙山文化时期的一典型代表——山西陶寺文化遗址以及该遗址出土的古人的骨DNA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各地的汉族,从东北到广东,从云南到兰州,其主体就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古代中原人无异,如今的汉族,除去历史上逐渐融入的部分少数民族后裔以外,绝大部分是古代中原人——龙山文化时期的人的直系后裔。

邙家遗址不但出土了龙山文化时期的典型文物以外,还出土了经鉴定为商代的蚌鱼钩和汉代的陶甗、陶壶等,进一步证明了,从4000多年开始,我们的先民就一直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血脉不断。

（二）洪岑寺的传说

在太平街道办东坡村东北约230米处,也有一处先民遗址,周边百姓叫它坡涯子冢子,(东坡村与西坡村本是一个自然村,村名就叫坡涯子),县志称洪岑寺遗址。该遗址东西长34米,南北宽32米,面积1088米,遗址大部分高于地面1—2米。

据当地百姓传闻,相传当年这个寺庙香火很盛,附近十里八庄的善男信女常来此烧香还愿,庙里的僧人也是越聚越多。到了后来,人们发觉很多年轻的女子来寺院烧香拜佛后却不见了踪影,于是便报告了官府。

官府接到报案后,当即派兵包围了寺庙。经过搜查,很快找到了那些失踪的女子。原来那些女子就是被僧人绑架在寺内,并遭受了凌辱。

查明真相后,官府大怒,一面处决了为非作恶的首

犯,一面烧毁了寺院并强令其他僧人还俗。从此,这个寺院变成了一堆瓦砾。

由于年代久远,史料匮乏,该传闻是否真实已不好考证。中国历史上曾有几次大规模的政府灭佛运动,其中最近的一次是五代时期的后周朝,后周一朝,兴起于951年,960年灭国,包括现今山东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在那个时代都属于后周,后周的第二个皇帝周世宗柴荣执政时,曾在后周朝范围内大举灭佛。据《旧五代史》记载,所谓世宗灭佛确切地说是限佛,并不是全部拆毁寺庙,强令所有僧尼还俗,而是拆除了一部分,保留了一部分,对普通人出家做僧尼规定了详细的条件。目的是减少寺院僧尼的不断增多对社会生产发展的日益阻碍。

不管洪岑寺最后衰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该寺庙曾经香火旺盛所致倾颓应是一种事实。其历史恐怕最少也能追溯到五代后周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文物部门对洪岑寺遗址进行了探沟挖掘,出土的文物有灰陶、褐陶两种陶器,以及红陶甗足、甗口沿;另外还有石刀残片、骨匕残片等。根据出土的文物分析,洪岑寺遗址属商周文化遗址,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当然,遗址虽然已有三千多年,洪岑寺绝对是佛教在中国兴起以后的产物。如同邙家遗址一样,邙家遗址最早追溯到龙山文化(仰)时期,到了汉代继续有先民在此生活居住;洪岑寺遗址虽然可上溯到商周时期,但这个洪岑寺绝对是东汉以后的建筑。这也同样证明了,在我们脚下这块丰饶的土地上,一直就有先民们在此繁衍生息。

（三）郛城与郭国

从邙家遗址沿谢胡路往正北,过去济太路与谢胡路交叉路口约1000米,就是郛城村。历来相传这儿就是春

然坚持同日军作战。但枣树林阵地上的情况也十分危急,因为分散在各地敌人全部集中到这里,这时候,他们身边的战士已所剩无几,而且三位首长都被日军分别隔开,各自带着几个人,各自为战,三位首长之间完全失去了联系,更不用说相互策应了。不久,身体既胖又个子不高,但聪明精干的曾旭清政委,身边只剩下耿警卫员一人了,这时,从敌方惊逃过来一匹高大的洋军马,曾政委叫耿警卫员在自己的掩护下骑马强行突围,耿警卫员为了保护曾政委,说什么也不愿意自己骑马先突围。最后曾政委决定自己骑马持枪在前开路,让耿警卫员抓住马尾巴一道突围。于是,曾政委立即跃身上马,耿警卫便紧紧抓住马尾巴,曾政委双腿一夹马腹洋军马狂奔起来,耿警卫员也随着奔跑的洋军马双脚离地,洋军马冒着弹雨,冲进敌人的阵地,日军吓得一时没了主意,纷纷闪到奔跑着的洋军马的两边,还没来得及及躲避,依旧趴在地上的日军被洋马蹄踩得嗷嗷直叫,转眼之间,曾政委和耿警卫员就这样冲了日军的重围,疾驰而去。紧接着,龙书全司令员也紧跟其后,在一个战士的掩护下,手持驳壳枪突出敌人的包围圈。最后,在王家楼子村外的仅有的这块阵地上,只剩下徐尚武到司令员和警卫员二个人了。他俩已是孤军奋战,实在抵挡不住了,便边打边退,很快退到任家楼子村里后,又退到一个农家小院里。警卫员关上大门后,和徐尚武副司令员一起倚在影壁墙旁深喘了一口气,警卫员擦了擦徐尚武副司令员伤口上的血,然后走到院子里想找个地方隐藏起来。这时正从屋里走出一位老大娘,她看了看徐尚武副司令员和警卫员后,认出是八路军是自己人,就把他俩一起藏在自家院子里的地瓜井子里,还盖上盖子,又拿来一捆柴草盖在在盖子上。不料,这件事被邻居家的一个敌伪秘探发现了。

(待续)
作者系区退休干部

秋时期的诸侯小国——郭国之旧址。

《左传》记载,鲁襄公十三年(公元前560年)夏,郭国发生内乱,分为三。鲁国出兵救援,乘机吞并了郭国。

虽然当地百姓口耳相传郛城村所在地就是古郛国,甚而说,南边不远处的邙家遗址是当年郛王的点将台;就连万历版《济阳县志》也记载说:郛城,古郛国,春秋鲁襄公取郛即此。但根据《左传》一书的记载,郛国是被鲁国灭亡的,那么当时的郛国不在现在的郛城村是必定无疑的。因为包括郛城村在内的广大济阳也包括济南地面在春秋时期是齐国辖地,齐鲁两国的分界线——齐长城尚在济南南部,距郛城村的直线距离也超过了六十公里。根据相关史料,历史上的鲁国其实力也一直齐国之下,说当时的鲁国军队派兵侵占远在齐国境内的一个小国,也是不现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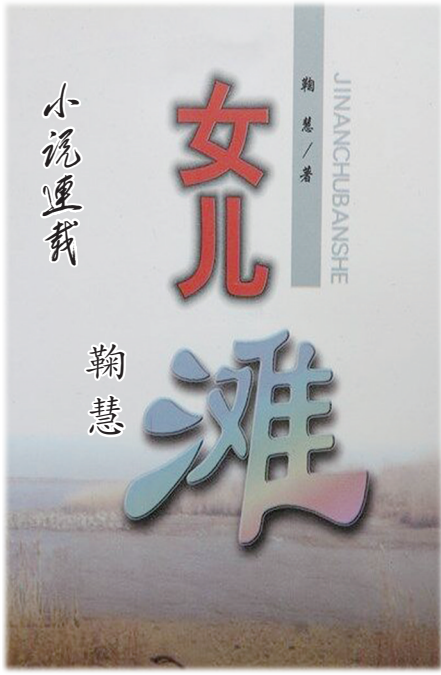
1995年,考古人员经过现场发掘,分析出土文物,初步确定济南市长清区境内的仙人台遗址是古郛国所在地。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史学界的广泛认可,那么郛城村是古郛国旧址的传闻肯定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千百年来人们口耳相传的的郛城与古郛国的联系也绝非仅仅是空穴来风。

我们可以推测,当年鲁国灭掉郛国之后——— 李清仙人台遗址就在鲁国的边境上——一部分郛国的贵族及平民向北跑到了齐国境内,以避杀身之祸。随后逃难出来的这些人就在一处水草丰美且远离都市的平原地带安居下来,后来又建立了自己的城池,这就是郛城村的来历。

这个推测应该还是比较合理的。上文提到过,距郛城村不过是二里地的邙家遗址自4000年前就一直有人居住,那么古郛国的一支为避战乱跑到齐地,见有人在此处生活,便也定居下来,亦是完全有可能的。

几经时代的沧桑巨变,现在村里的居民虽然语言上仍有对周边土地呼为“城东门”、“城北门”的历史遗痕,他们却都自称是明朝初年枣强移民的后裔,所谓的郛国后人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

(待续)
作者单位:太平街道庙廊小学



“谢谢六叔,谢谢您!”东海忍不住激动地站了起来,紧紧握住了老六的手。

“东海啊,你六叔这回来,也有一事求你啊!”老六望着东海的目光变得有些可怜巴巴起来,“就是……就是,你全福大哥竞选村干部的事,你知道他现如今的情况,希望你……”

“你别说了,六书记。”东海坚决地从老六手中抽出了自己的手。事到如今,他什么都明白了,刚才的感激,变成了愤怒,他的面孔一下涨红了。“扩建厂房的地基我可以不要,可我不能出卖我自己的良心!竞选村干部的事,我不会退出的!”

“你……你就忍心放弃你的公司?”老六眼巴巴地盯着东海的脸。

“是。”东海直视着老六,斩钉截铁地说,“为了苇子圈这一千来口人,我于东海主意已定!”

老六的肩膀立时塌了下来,转回身,他有些拖沓地往外走去,边走边有气无力地说道:“好,好,于东海,你厉害,那咱走着瞧!”

两挂鞭炮两顿水饺,年就这么过去了。现如今日子是好过了,可人们对过年却是越来越淡漠。

请新媳妇和跳鼓子秧歌,则是年后滩里两大独特的风景。

滩里历来有请新媳妇的习俗。头年娶的媳妇,

第一个新年过后,村里的人家几乎家家都要请她到家里去吃饭。年前就按关系的远近或招呼打得早晚排下了队,直排到正月十五。有时排不开,就一天吃两家,甚至三四家。吃多吃少吃得进去吃不进是另一回事,关键是能不能请到和能不能尽早请到。哪家请不来新媳妇,说明你这家为人不得“臭”。连新媳妇都请不进家,还想给自家的孩子说媳妇?人们说起某个人时,常这样讲。

芳草年前就跟新媳妇们的婆婆打过招呼了。村里人虽然对老六和全福有些看法,但看了芳草的面子,那些婆婆们答应得很爽快。新娶的媳妇们,也都愿意到芳草家去,因为过完了正月十五吃完了请之后,她们都想着拜芳草为师,到芳草的厂里去上班呢。

芳草把送给新媳妇们的“见面钱”抽空都用红纸包好了。滩里历来是这样,哪怕你这年正月里娶过来,前后邻居住了整一年,第一个年后过,也是新媳妇,也需被请来请去,也要收各家“的见面钱”的。

借了去县外贸局的时间,芳草还抽空跑到县百货公司,买了十几条颜色、图案各异的手绢。一来新媳妇们见了她都是亲亲热热的,她想每人送她们一条手绢,算做纪念;二来,滩里有个习俗,彼此佳

期不超过百日的两个新媳妇,如果被请到了同一家,见了面,就必须得交换点小东西,要不,就不吉利。新媳妇们往往忽略这事,当见到面时,掏来掏去,却是掏不出东西来交换。芳草结婚第一年去吃请时,就曾遇到过这种尴尬。

过完年后最最热闹的,还是祖宗们留下来的鼓子秧歌。

或许是从不息的涛声中得到启示,每当灾难来临时,每当庆贺丰收或遇到别的什么大事时,先人们就敲起锣鼓,蹦着跳着,“咚咚咚咚”,那铿锵激奋的鼓乐,是一种对生存的呼唤,是一种对于灾难的愤慨,是一种对于亲朋好友的诉说,是一种对于命运的寄托……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演变为鼓子秧歌。

虽然间断了几年没跳,可上了年纪的人们,早已把那些套路,那一招一式都刻进了心中。

房台下边的场院里,锣鼓声、排练的吵闹声,引得滩外的人们也三三两两地跑了来看。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一时间,苇子圈房台下的场院里,从未有过的热闹。以往的过大年和娶新媳妇,那种热闹,简直算不上热闹了。

伞、鼓、棒、花共六十多人的队伍,在老棒头伞的引领下,不时变换着套路,引得围观者一阵阵地喝彩。

听说从前,花都是由男人来扮的,穿上红红绿绿的衣裳,头上戴了假发辫也插了花,有扮相好的,咋一看还真像那么回事儿。这回不行了,一听说要扮玩,二十来岁的姑娘们穿戴整齐了,一拨拔地到场院里,争着让老棒教给咋走步,咋“拉花”,纷纷加入到队伍中来。

开始,大家都特别认真,跟着老棒一招一式地学,有时吃饭等各家来里叫两三趟。后来,有几个年轻人就有点不耐烦了,问老棒:“棒叔,咱这过节‘扮玩’图啥,不就图个喜庆热闹吗?”“是啊。”老棒被他们问懵了,便随口应一句:“既然是图热闹,有必要那么一板一眼地练吗?鼓子举得高了不行,低了也不行的。”

“那伞只是扛法就有那么多的讲究,那得学到哪年哪月呀!”

“棒要打得整齐,还要清脆、嘹亮,这太难了。”

“花就更不用说了,咋抬腿咋落脚都有那么多的讲究。这太累了!”

“是啊,要是图热闹,就想咋跳就咋跳,只要是踏得上鼓点就行了。”

“几百年了,都这样跳,你想改?愿在这儿跳就认真地练,练苦嫌累嫌烦一边子玩儿去!”